

四才女传奇



钟晓毅

著

亦舒
传奇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四才女传奇



钟晓毅 著

亦舒

传奇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•广州•

董
真
方

232

32

023

20

出版策划：董 真
责任编辑：真理子
封面设计：方楚涓
责任技编：黎碧霞

亦舒传奇

钟晓毅 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

厂址：广州市应元路兴平里 3 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40,000 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200 册

ISBN 7-218-02325-8/I·290

定价：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香港是一个出奇迹的地方。

金庸的武侠小说，亦舒的言情小说，还有另外一位作家的科幻小说，就曾被誉为是“香港文坛三大奇迹”。

他们的创作实践，使许多人对流行文学刮目相看，其结果是：从象牙塔外，进到象牙塔内，以至部分最学院派的学者，也不能不正视他们，研究他们。

如果说，金庸有仗剑而歌侠义平生的胸怀，那么，亦舒则有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心地。

也许，她的故事不够婉约，也许，她的言情不够缠绵，也许，她的幽默稍带尖刻，但是，字里行间，依然有一份深情的期许，一份诗意的守护。

“活生生，真实，没有梦，但是有眼泪，没有幻想，但是仍有浪漫。”是她的作品最好的写照。

她右手写小说，左手写杂文，两个方面的创作

都丰盛之极，而且风格独特，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“亦秀亦豪的健笔”，这句话放在她身上也很合适。

从十四岁到现在，她写了那么多的爱情小说，所有的故事似乎都只是为了等待一个结局。但是，一生中能写下完全而又精彩的结局的人，世上有几个？因此，她的故事的结尾，有好的，更多是不如意的。

但不管是大团圆也好，悲剧告终也好，在她拿起笔的那一霎间，她的内心世界就会骤然洞开，或者你可以从中收获到一丛香草，或者可以采撷到一片彩云，或者……

一切已尽在不言中。

EN178/22

目 录

人在旅途

惜缘	(5)
求真	(21)
随心	(39)
钟情	(55)

书里春秋

雅与俗	(73)
虚与实	(85)
黑与白	(103)
繁与简	(123)

言情天地

逝水	(143)
----------	-------

朝露	(155)
暮霭	(165)
飞霞	(177)

流金岁月

如戏人生	(191)
智慧人生	(203)
荒诞人生	(215)
缺憾人生	(227)

天涯芳草

花解语	(241)
香雪海	(251)
风信子	(261)
曼陀罗	(273)

时光背后

过客	(285)
故园	(295)
异乡	(305)
归途	(315)

附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亦舒的抒情世界 | (327) |
| 香港有亦舒 | 罗 手 (363) |
| 带刺的玫瑰 绯红的梦 | 晓 舟 (375) |
| 评亦舒的爱情小说 | 黄维梁 (385) |
| 亦舒作品系列 | (389) |
| 后记 | (393) |

人在旅途

惜 缘

这不是一本小说，这是一本薄薄的励志式文选，
每篇文字都告诉读者，不不不，生活并非逛玫瑰园，
生命本身异常痛苦，可是——

可是你必须承担责任，克服困难，才能好好生
活。

亦舒 《人生路》

每个人一生下来，他或她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际遇，他们便成为各式各样的人。每人都会有故事，这便成为了芸芸众生，造就了世界的繁复精彩。

不管是“中心人”抑或是“边缘人”——激情生活的创造者和人生边上的看客，都会渴望知道别人的故事。人类也许是最有好奇心，最关心同类思想与生活的动物。

道听途说已远远不够，文字的发明，自然让人类雀跃不已。

因为从此之后，无论何时，都可以在书籍当中转来转去。在嗅闻那书卷中透出的种种现代的或古典的气息中，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愉悦。

在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农业时代，书籍当得是一座重要的桥梁，延伸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与向往。

而在灯红酒绿不夜天的工业社会，书籍当得上是一服清凉剂，纯粹的阅读会让人感到安详与宁静。

即便也有厮杀，即便是黯淡的结局，“书中日月长”，似乎那是别人的事，与自己总隔了一层。

看书的日子是可以无所担待的日子，是可以感觉到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却仍然能纵酒谈笑的日子。

所以，尽管有了无线电，尽管有了电视，自15世纪印刷术诞生之后一直处于无可替代经典位置的文字，依然风光无限。

是，文字不再独统天下，影像变为新文字，新语言，是生活必需品。如交谈可用电话，消闲看电视电影，通讯用FAX，联络用电子邮件，提款按提款机（甚至连签名也免

了)，写文章用电脑，获得信息可通过“高速公路”，音乐也从“听”变为“看”——看M·T·V，看演唱会，回忆童年往事只须翻看录像带，梦系青春也可用新技术展示，交朋结友可通过Internet，媒人也变成了“电子红娘”……

媒介就是信息，形式就是内容，语言就是现实。甚至，已没有不经形式承载的内容，没有未经语言建构的现实。

但是，这并不代表文字的细致、缓慢、迂回、委婉、深远与完整，就轻而易举地被影像的直接反应，快速生死，粗略片面所代替。

每当匆匆在路上，看见身旁的人手携着一本书，便不由地感到，人在旅途，能有书相伴，谁说不是一种幸福？

这是读书人的书缘，那么，写书人的呢？

写书人一开始也是读书人，坐拥书城的时候，一卷在握的时候，万象之间，云霞呈幻，花鸟争妍；人情事理，变化万千；风雨之夕，月明之夜，又岂能无所感触？

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。一下笔，即使不能写尽前尘往事，沧海月明，也足够我们剪烛把盏，夜话西窗。

所以，写书人应该更惜缘。

亦舒就是一个惜缘的作家。

我们平常所说的缘分，好像是一个很玄的概念，来无踪，去无影。充满憧憬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满怀希望地说：“看缘分吧”；而当事不如愿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这就是缘分”。还有什么有缘无份，有份无缘等等，直搅得人一头雾水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到头来，一样不了了之。

而对于亦舒来说，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，写作伊始，她是有话要说，顺其自然地用笔“说”了出来罢了。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有小说创作的才能，又有机会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。

亦舒的创作道路一点都不艰辛曲折，写小说对她来说，像是再容易不过的事，简直是要风得风，要雨有雨。从她的第一篇小说开始，只要她写，就一直有报刊争着要登。

但是，她一直努力地写了三十多年，就不仅仅是任性而为了，这里面我们能感到坚持与执著的分量。

迄今为止，亦舒出版了近二百部作品，以小说居多，散文也不少。由于具有艺术魅力，她的作品不胫而走，在英国，她被人拦路问“你是写小说的亦舒吧”；在香港，连银行职员都会互相转告：“亦舒回来了”；在大陆，她也有很多拥趸。

不断地创作，而且拥有大量的读者，毫无疑问，亦舒是一个成功的作家，或者说是一个极成功的作家。

这是她自己与写作的一份缘，也是她与读者的一份缘。

回想起来，亦舒自己也感到遥远吧？套用她最喜欢的一句诗：呵，惆怅旧欢如梦。

那一年，她才十四岁，第一篇作品《暑假过去了》，由哥哥送到了《西点》上刊登。之后，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甜呓》，可算是处女作。

那时候，她是家里的“小妹头”，有四个兄弟，她承受了兄弟们的许多温情。二哥倪匡更有意思，小时候叫她作小

咪，长大了则戏称为“大文豪”。

当然，那个时候倪匡还不叫倪匡，也不叫卫斯理，他叫倪亦明，亦舒也叫倪亦舒，虽然差点被母亲改成了倪亦容。

看来少年时的亦舒新潮反叛得很，以至母亲也为她的“敏感，情绪化，容易激动”担心，希望她凡事能容忍，冷静。

但她的才气横溢，意气飞扬，也很早就令人为之瞩目。

据说亦舒很早就在《中国学生报》写稿，是典型的文艺青年，她写得勤而快，早就在同学之中鹤立鸡群，更是编辑们眼中的不可多得的才女。他们追稿，打电话上她的学校，冒充是家长，诸多麻烦，他们也乐此不疲，务必要求得她的稿子到手。

亦舒也对那段穿着中学校服去交稿的奇特经历记忆犹新。那时，一千字稿费才六块钱，写了一万字，到百货公司去买了一件衬衣，花了三十七块半。

有位老编更好笑，警告他的属下：“你们不要得罪亦小姐，她未够年龄，杀人不用偿命的。”

瞧瞧，小小年纪，便成为了编辑们不敢得罪的“美丽而豪爽的才女”。

这也许是形成她的敏锐、麻利、泼辣、执著的性格最早的温床吧？

但亦舒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觉，擅于将平凡的字眼变成奇句的才华，实在是源自于她的阅读爱好。

十二岁，她就开始读鲁迅的《野草》，后来还在一家文

学杂志社里，将整套《鲁迅全集》全部读完。师承甚殷，以至不惜把鲁迅笔下的主人公的名字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来，虚构了一个别出心裁的“涓生”与“子君”的香港传奇。更不用说行文中的一针见血，爽快犀利的风格，亦源于此了。

同时，还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；《红楼梦》更是至爱，至今仍爱不忍释。因为《红楼梦》中的对白：“真是精彩异常，学到一两分即终身享用不尽……”

仅仅是一句“纵使举案齐眉，到底意难平”，就让她以此作底子，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凄艳的爱情故事，诸如《玫瑰的故事》、《香雪海》、《风信子》、《寂寞鸽子》、《蔓陀罗》等等，等等。

亦舒还喜欢张爱玲的作品，但又认为张爱玲已过时了。殊不知，她在张爱玲那里也甚有私淑之谊，明眼的读者一览无余。

她却曾明明白白地说过看不懂萧红。也许，萧红骨子里的那份冷清，那种无处可托的忧怨是她不能身同感受的。

萧红一生颠沛流离，她是一只勇敢而美丽的飞蛾扑向光明和爱情，她的殒落是中国女性很凄美也很悲烈的一段箫声。现在知道萧红的人不会太多了，能在明月流光之际低徊于浅水湾的，竟或有谁？

亦舒出生在上海，五岁多的时候到了香港，二十七岁那年，赴英国曼切斯特上大学，读的是酒店学。这自然跟从白山黑水一个小村庄里走出来，或者说是挣扎出来，流落他乡，有着亡国之恨的萧红有着很大的不同。